

读书日，云冈石窟寻书香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当石壁翻开扉页，寻找一场穿越千年的纸上云游；当扉页照进现实，探秘云冈石窟传承千年的文化密码。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记者走进云冈石窟，在缕缕书香与石壁洞窟间致敬一个王朝的伟大与神圣，致敬当代云冈人为保护这一人类杰作所做出的贡献与成果。

墨香中的时空折叠

第12窟窟顶平基藻井周围环绕飞天舞伎，彩带飘飞，身体纤柔，北魏画匠在洞窟穹顶绘下伎乐形象。他们或许未曾想到，这些飘逸的衣袂会在1500多年后在一本影像艺术“大书”和石窟考古报告里“翩然起舞”。漫步景区内的一家文创店，当游客的指尖掠过《云冈石窟全集》《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书页，书中的北魏工匠名录与石壁上斑驳的题记产生奇妙共振，此刻，凝固的岩石正在纸张间苏醒。

在北魏平城厚重的故纸堆中，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水经注》里用渊博的学识和优美的文笔记录下“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

眺”的营造技法和山水盛景，这些文字穿越隋唐的烽火，最终成为今人理解云冈营造密码的密钥。如今，当我们站在山堂水殿前，手中的《水经注》里描述的“一窟一寺”图画，正与眼前洞窟形制形成立体印证。“真容巨壮”和“林渊锦镜”相映成辉，徜徉其间，尽可穿越古今，感受山的厚重。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五台山行记》残卷，记载了唐代僧人在武州山礼佛的见闻。从五台山到敦煌，从敦煌到武州山，僧人在朝拜中感知着他们心中“文化”的力量。如今，手捧着《画中有话：敦煌石窟百讲》，想象着今人用更加科学的仪器测量着精准的数据，感知着石窟艺术的异曲同工，每一位怀着敬畏之心驻足石窟寺的游客都是幸运的。书中这些穿越时空的文字，让现代游客的登山杖与古代僧人的禅杖，在历史的褶皱中相遇。

石窟里的“活字印刷”

捧读着《云冈石窟铭文楹联》，走进第11窟，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标志着武州山石窟向民间敞开大门，民间邑社组织、信士女、鲜卑

贵族等成为造像主体，他们利用前期未完成的窟内壁画进行造像，或者亲自开凿，或者雇佣工匠，或者集资造像，各自为龛。

碑记是镌刻在特制石碑上的记述一定历史事实的铭刻文字，其内容多是记录捐赠、宣扬功德、修路兴殿、敷泥贴金、装彩佛像等一些功德事迹，勒于石上以传后世。走进第6窟，木构楼阁外《重修庙宇碑记》是云风石碑上乘之作。碑首雕二螭首缠交，碑身四边框八仙神话人物，须弥座饰以民俗渔、樵、耕、读等图，整体庄重、华丽。清乾隆十七年的《重修云冈大路碑》出现的“银”“钱”“两”等简体字和其他一些刻字，是研究近代繁体字简写的实物资料。云冈明碑刻现存较多，最早的当属馆藏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重修云冈堡记》碑。1990年立的《三年工程维修碑》和2007年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碑》是记录当代石窟维修、环境治理等重大事件的碑记。

无论是造像题记、铭记，还是碑记、匾联、洞窟说明碑，在云冈石窟可谓是道亮丽风景，它们是石窟里的“活字印刷”，与当代书法艺术形成古今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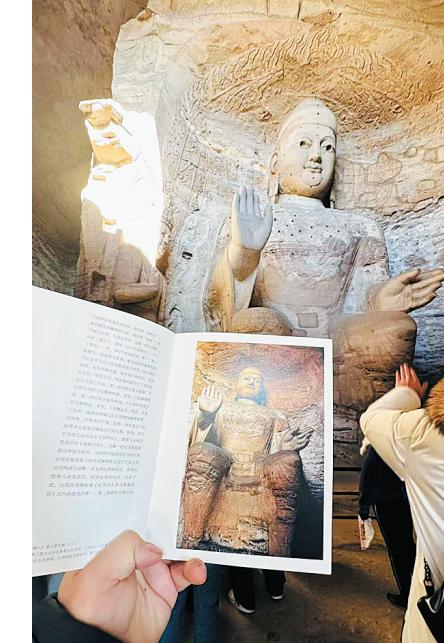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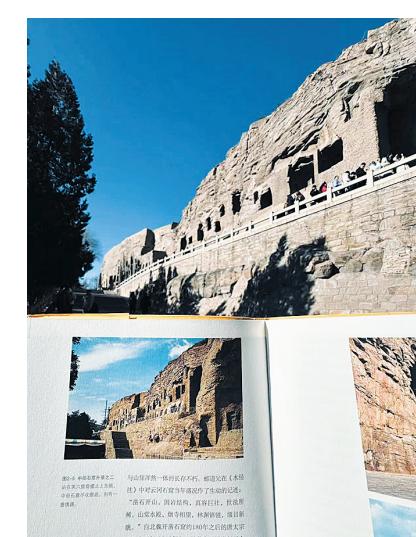
这种微观尺度的文明互鉴，让石佛的微笑平添几分书卷气。

音乐盛会的当代节奏

捧读着绘本《云冈石窟》，走进第12窟，热烈奔放的宫廷音乐会氛围便扑面而来。走进前室，抬头望，门拱、明窗、壁面、窟顶层层叠叠地雕刻着不同形象的伎乐，他们手持乐器，姿态优雅自然，动作和谐飘逸，仿佛一支气势磅礴的“乐队”。该窟后室布局庄严肃穆，前室充满音乐活力。前室乐伎共有51身，展示了当时西凉、龟兹、高丽、天竺以及中原地区各种乐舞荟萃一堂的场景。仔细欣赏这些乐伎，不难发现，有3身乐伎做的是吹指、弹指和拍掌的动作，她们不持乐器。所以，音乐窟的乐器数量为48件。

每次走进音乐窟，记者总会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音乐窟最耀眼的当数前室北壁。北壁最上层是一排规模宏大的天宫伎乐列龛，自西向东依次雕刻着手持吹指、齐鼓、排箫、琵琶、义觜笛、横笛、琴或筝、五弦琴、笙箫、竖箜篌、卧箜篌、细腰鼓、横笛、法螺、鼓等14身乐伎，姿态优雅自然。

借助当今AI技术，两位作者郭淳、



绘本与石窟对比

田璐和团队制作了一段小视频，“乐队”缓缓走来，恍若一场音乐盛会，给人身临其境之感。

“云冈图书”的独特魅力

带着一本书游云冈，在纸质与岩石的对话中完成深度探秘之旅。在云冈石窟景区寻觅书香，让每一位游客成为历史长河中最生动的注脚。漫步景区，我们看到，《云冈十看》《游问云冈》《交融与创新——北魏平城时代研究论集》《云冈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艺术》《云冈石窟之谜》《释俗之间：云冈石窟故事图雕刻艺术》《不可错过的云冈》《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等图书已经成为云冈石窟景区内各大文创店的主流销售产

品。在古城内的一些小书店，这些图书也深受读者青睐。

在景区云冈礼物店，一位来自河北的游客说：“我翻阅了许多本有关云冈石窟的图书，哪一本也放不下，最后挑选了心仪的三本。”

记者了解到，如今，市面上的云冈图书主题多样，不少出版社也以云冈石窟为选题，邀请国内知名高校教授、作家、记者写云冈，这些图书一经面世，就好评如潮。一名资深出版人告诉记者，云冈图书畅销的原因在于，真正的文化遗产从不是冰冷的遗迹，而是永远处在书写与被书写的动态过程中，处在人文云冈永远诗意地栖居在每一个热爱文化之旅的游客心中。

建立合作机制 推动石窟寺保护发展

安岳石窟研究院与云冈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4月19日，安岳石窟研究院与云冈研究院共建石窟寺保护利用机制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云冈研究院一楼多功能会议室举行。安岳石窟研究院党组书记、院长谢杨，党组成员、副院长陈玲，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党委委员、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主任卢继文，党委委员、文旅融合中心主任崔晓霞等参加签约仪式。仪式由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闫丁主持。

此次协议的签署旨在推动安岳石窟研究院与云冈研究院共建石窟寺保护利用机制，加强双方在石窟保护、研究、管理、利用等方面的合作，共

同提升石窟寺的保护水平和管理能力，推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刘建勇致欢迎辞，并介绍云冈研究院相关情况。他说，云冈研究院和安岳石窟研究院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是推动我国石窟寺保护与研究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双方必将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谢杨介绍了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情况并表示，此次合作的基础深厚且潜力巨大，是破解中小型石窟保护难题的创新探索。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协力同心，务实笃行，一定会共同书写中国石窟寺保护与传承的崭新篇章。

杭侃主题讲座《中国古代造像碑》省城受热捧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讲座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4月18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做客山西博物院晋博讲堂，为公众带来《精诚之愿：中国古代造像碑》的精彩主题讲座。

造像碑作为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重要载体，展现了古代工匠卓越的雕刻技艺，更是研究当时社会信仰、文化交流、艺术风格变迁的宝贵资料。讲座中，杭侃教授首先向大家生动介绍了中国第一部通论古代石刻文字的专著《语石》。随后，他深入浅出地解析了中国古代造像碑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及其在宗教信仰、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深入解读碑石在不同时代的用途演变与发展变迁。

此次讲座吸引了众多历史文化爱好者及学者的参与，让观众对中国传统造像碑有了全新认识，引发他们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造像碑这一独特艺术形式的魅力与文化价值。

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学术会议举行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4月20日，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石质文物保护与研究山西省文物局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会议在云冈研究院一楼多功能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主持。党委委员、副院长闫丁汇报了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基地的运行管理情况，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文物保护实验室负责人、重点实验室秘书长乔尚孝汇报了科研规划与开放课题的计划方向。

学会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院长黄继忠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西北大学特聘教授铁付德，陕西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马涛研究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王金华研究员，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闫宏彬研究员，兰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谌文武教授，陕西科技大学材料科学工程学院院长朱建峰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主任陈家昌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陈坤龙教授，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主任曲亮

研究员，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李高军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高等研究院魏向军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水环境资源学院副院长蒋小伟教授，复旦大学张宏斌副教授，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石质文物保护研究室副主任范萍副研究员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选举学委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与会专家一致推选黄继忠教授担任主任委员，铁付德、马涛、王金华、闫宏彬担任副主任委员。黄继忠教授主持学术委员会委员审议了《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以及《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基地十年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实验室和科研基地的定位准确，目标清晰，规划合理可行，未来发展方向明确可行。近三年来，基地构建、团队建设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学委会建议，要进一步梳理基地研究方向，突出研究重点，精简合并研究内容，明确各阶段目标任务和考核指标等。

黄继忠教授对会议成果进行了总结，并要求要制定可操作的落地方案，以推动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号召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云冈石窟保护与研究水平。

唯有平城多忍冬

周智海

谷雨还寒。古平城消融了最后一场飞雪，终于迎来晴和。百花在东风中仰面争荣。好友问我，尝闻以花喻城，何花可彰显平城的气质与精神？我答：唯有忍冬。

溯古追今，汉时张骞凿空，丝绸之路贯通中西，文明由此交融升华。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彼时，平城成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中西交融文化合流的时代大幕随之开启。忍冬花随着器物的交换、佛法的流布，以及民族之融合，在平城悄然绽放。

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平城“寒流”来袭，太武帝拓跋焘诏令北魏全境灭佛。一时间，“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不少长悉坑之。”史称“太武法难”。452年，其孙拓跋澄即位后下诏恢复佛法。“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之弟长广敏雄则将此一时期的装饰特色概括为“花的文化”。

迁都洛阳之后，平城忍冬叶又有变化，云冈石窟第35、39窟窟门上部雕刻的忍冬纹更为简约纤细。

我们可以想见，平城时期，忍冬花盛开在太和殿，盛开在思远佛寺，盛开在明堂、盛开在冯太后和孝文帝的衣袂之上……

而在平城郊外，司马金龙墓在1965年破土出世，时光仿佛还停滞在北魏太和八年（484），被遗落在墓室深处的石棺床，以缠枝四叶忍冬纹为边饰，舒展流畅，忍冬缠绕的枝条中雕有伎乐天人，他们手持北魏乐器，与中国传统的虎、狮、龙、人面鸟等奇禽瑞兽齐声共舞。

一把滚印着忍冬纹的灰陶壶，在2013年御东御府北魏墓群中出土，陶壶



北魏忍冬纹灰陶壶

上的平城忍冬，在时光的明暗中，古朴素雅、错落平实，其颈部、肩部与腹部的忍冬花，起伏如波，藤蔓不断。可知平城时期，忍冬纹已然深深印刻在市井的生活和百姓的起居之中。

哪一个首都，能将忍冬，如此深刻地镌造在时光的印记中？哪一个首都，又能如忍冬般谦恭地融合着文明？

只有平城。

而古老的平城亦如忍冬花一般，“霜雪却不妨，忍冬共经腊。”不畏严寒，越冬不死。

北魏后期，孝文帝迁洛后几年的消耗，北方六镇的经济已经完全空虚，自宣武帝永格大和二十三年登基（499年）后，朝纲不振，官场奢侈成风，政府财力日乏，皇帝缺乏有力手段控制局面，北部边镇频频告急。北方六镇政治性的丧失，军事性的降低，经济上的破产，组织结构上的混乱，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变乱蓄势已久，一触即发。孝明帝末年，长期戍守北边六镇的将卒因待遇骤降而不满，遂于正光四年（523）爆发六镇起义，关陇、河北各族纷纷起兵响应，辉煌近百年之久的北魏都城平城，毁于此次兵变。

五代十国时，后晋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大同自此脱离中原政权控制，成为辽、金与中原王朝长期争夺的焦点。中原失去北部屏障，导致北宋屡次北伐试图夺回大同，均以失败告终。

公元1122年，金兵攻陷大同。现存于善化寺三圣殿中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中，寓居于此的南宋通志副使朱弁撰文记述当时之兵燹：“辽末以来，再罹烽烬。楼阁飞为埃坛，

殿聚为瓦砾，前日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这座辽国瑰丽的陪都西京，在战火中满目疮痍。

数十年后，成吉思汗亲率领大军围住西京，经七天七夜鏖战，西京大同府陷落，这座曾经繁华一时的城市，再次满目废墟……

历史的册页中，平城有着和平与时光，也不时遭逢战乱。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明后，命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伐。他们的军队从淮河入黄河，最终攻占大同。

明末，姜瓖反正，多尔衮围困大同数月，入城后，恨城内兵民固守，下令屠城——“官吏兵民尽行诛之”，“隳其城，睥睨五尺”，邻近各府、县等地区亦遭屠戮，史称大同之屠。清军在大同的屠城，在人数上、时间上都超过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

历史的册页中，平城有着和平与时光，也不时遭逢战乱。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明后，命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伐。他们的军队从淮河入黄河，最终攻占大同。

石不能言最可人。溯武州川而上，在古老沧桑的石窟中，一朵朵谦卑柔软的忍冬花伸展枝条，在寒风中抖落掉冰霜，在斧凿中挺拔出身姿，在坚硬中隐忍着冲破。漫步大同的山间田野、公园小区，金银忍冬、红花忍冬、葱皮忍冬、糙毛忍冬傲雪青翠，御寒而生。如今，在文旅的春风中，平城忍冬光彩耀

——在松风阵阵的善化寺，忍冬绽放在玄铁铸造的花池围上；

在车声辚辚的平城桥，忍冬绽放在砂岩雕刻的栏杆上；

在垂柳依依的护城河，忍冬绽放在青石铺就的便道上；

在笑语喧喧的东南邑，忍冬绽放在历久弥新的瓦肆间……

忍冬，是镌刻在平城历史缝隙中的绚烂皇朝旧影，更是凿铭在武州山石窟中万众景仰的一代精神图腾。

处处可见忍冬的京华，唯有平城；最能代表平城的花朵，唯有忍冬！